

中國現代史

4

• 資料選輯 •

華中師範學院圖書館贈

1949

大學政治研究室編 ◆

中國現代史資料選輯

目次錄

第四分冊 抗日戰爭

第一輯 參考史述

- 一、抗戰以來敵寇誘降與國民黨反動派妥協投降活動的
筆總賬
- 二、人民的抗日戰爭
 - (一) 解放區戰場
 - (二) 敵後抗日根據地的概況
 - (三) 活躍於敵後戰場的民兵
 - (四) 東北抗戰的歷史與現勢

第二輯 論文選讀

- 一、中共爲堅持抗戰團結反對投降分裂而鬥爭
- 二、八年抗戰的經驗

第一輯 參考史述

一 抗戰以來敵寇誘降與國民黨反動派妥協投降活動的一筆總賬

六年多以來，國民黨反動派在抗戰的烟幕下進行對敵妥協投降的花樣和手法是很多的。首先，就宣傳投降妥協的言論來講：有曲解中外歷史，側面「證明」，「戰是誤國，降是愛國」，指奸爲「忠」，罵忠爲「奸」的，這是一種；有借口抗戰，暗中偷偷的帶出投降來的，這又是一種；有口頭高呼抗戰，但故意強調抗戰的困難，宣傳什麼「國際孤立」和什麼「人心厭戰」，把勝利描寫得遙遠無期，或是相反，故意強調敵人的困難，說「日本天皇亟欲罷戰言和」，「這是日本官方唯一正式計劃」，以達到宣傳中國必須投降或不妨礙投降的目的，這又是一種；諸如此類，不可勝數。而一切投降妥協言論中，最有勢力的一種，乃是模糊抗戰目標，偷偷摸摸的取消收復九一八以來一切失地的明確口號，而代以「犧牲到底」，「力量用完」，「國際條約生效」，「英美干涉實現」或「恢復抗戰以前狀況」等等曖昧的詞句，以便以「敵國與國際情勢爲解決之張本」而隨時接受屈辱條件。其次，在妥協投降活動的方式上有公開投敵的；有暗中潛伏在抗日陣營，作各種陰謀活動的；有不敢提出親日，只提出走德意路線，以通過德意向敵人屈膝求和的；有邀請英美調解的。而一切活動中最厲害最險毒的一種，是：實際與敵寇進行妥協，表面却打着抗戰旗幟：心裏想的，手裏做的，甚至口頭說的，都是法西斯主義，但却假意戴着民主的帽子，以便欺騙更多的人民；真正的外交關係是德意日路線，外表但却打着聯合國盟員之一的招牌，並且竟致有人自捧爲聯合國

四大領袖之一；事實上是在調兵遣將，準備發動反共內戰，然而表面上却紛飾着「聯共抗日」的假面具，以騙取盟國的軍火，迷亂國內外的視聽，與麻痺國內外的警覺。最近一年來，「中國之命運」的出版，高級將領的大批投敵，吳逆開先的回渝活動，反共內戰的積極準備發動，花樣翻新，愈出愈奇，抗戰前途，實堪憂慮。茲僅就抗戰以來國民黨對敵投降妥協活動的不完全的材料，發表於此，希望全國同胞加以嚴重的注意。

一、「七七」事變至汪逆發表豔電主和

這一時期，是國民黨抗戰的高潮。但即在此抗戰高潮時期，國民黨對內部大漢奸汪逆精衛等始終畏于重任，且仍不肯對日宣戰，並望隨時對日進行和議，以期結束戰爭。同時，國民黨雖進行抗戰，而反共反人民的老政策仍未放鬆，各地民衆救亡運動均遭國民黨當局的嚴厲統制，特務機關並乘機實行大規模的所謂「紅旗政策」與內奸政策，以破壞共產黨與救亡運動。蔣介石在廬山會議時，提出要在抗戰期間削弱共產黨力量五分之二，對共產黨宣言遲遲不肯發表，對福建紅軍游擊隊何鳴部借口集中改編加以消滅，對陝甘寧邊區始終不實現承認的諾言，並組織四十八股政治土匪自邊境進攻邊區，八路軍參議宣執父同志在西安被暗殺。

（一）抗戰開始時日寇與汪蔣的外交詞令比較：

一九三七年

七月 「七七」事變爆發時，敵近衛內閣高叫「不擴大主義」與「局部解決」的原則。七月十四日汪逆再度發表：「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主張。十七日蔣介石在廬

山發表蘆溝橋事件報告中亦謂：「……和平根本絕望之前一秒鐘，我們還是希望和平的，希望以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蘆事的解決！」「我國國策，爲求自存與共存，始終愛護和平。」

（二）南京失守前德大使陶德曼見蔣調停和議

向蔣提出第一次議和條件

十月 據英國標準晚報傳出外交上之可靠消息稱：日政府負責人曾以議和條件提交蔣介石；內容凡六條：一、內蒙獨立；二、華北自治；三、上海佔領地作為日本租界；四、山海關到安南沿海的捕魚權；五、中國退出國聯；六、中國不得設空軍。

親日派醞釀投降

十一月 十三日，解放二十三期時評「反對漢奸的和平運動」稱：『……日本帝國主義正在利用一些老牌漢奸在上海到處活動，散佈「和平」空氣，誘引政府內部的一些親日份子，曹汝霖，王克敏，陳覺生，李思浩，梁鴻志、吳光新，這一批漢奸現在均雲集上海滄州飯店，哈同花園，忙個不休。而政府內的某些親日派官吏，亦秘密往來於上海，與這些漢奸接洽談判。據可靠消息：李思浩在滬活動，曾與翁文灝有所接洽，吳鼎昌在滬，曾與一日本外交員秘密談判，王曉籟曾與日紗業界某人接洽和解中日戰爭，王克敏、陳覺生及一日本外交員曾與中國財政界某要人接洽。南京政府內主持黨務某要人在滬與銀行界會晤，醞釀和平運動。李思浩最近曾有一密電致南京政府某要人，略云：「上海事件如有如何困難之處，願竭力加以調解。」他同時對中日談判提出下列意見：「（一）實際承認滿州國，（二）上海恢復八一三以前現狀，（三）維持山東韓復榘，（四）共同防共，（五）華北中日雙方均不駐兵，（六）經濟提攜。」這與日本的六個條件（見前），只有詞句上的差異，實際上是如出一轍，漢奸們正在牽着主子的命令，勾引中國的親日派，進行滅亡中國的勾當。』

陶德曼提出的議和條件

十二月 南京危急，二日，德駐華大使陶德曼見蔣調停中日和議，據甘介侯致國民參政會電，德大使第一次調停之條件為：（一）承認偽滿，內蒙獨立；（二）擴大何梅協定，規定華北之不駐兵區域；（三）擴大淞滬停戰協定非武裝區，以國際警察代替中國保安隊；（四）中日經濟合作；（五）中日共同防共；（六）根絕

反日運動。德大使第二次調停之條件爲：（一）中國政府應拋棄聯共政策，及反日反滿政策，並與日滿共同反共；（二）在必要區域內，設立非武裝區，並成立特殊政權；（三）日滿中締結密切經濟合作之協定；（四）中國對日本爲必要之賠償。六日，國防最高會議在漢口中央銀行開第五十四次常務委員會議，徐謨次長報告德大使調停和議。汪逆投敵後曾於一九三九年四月一日在香港南華日報作「舉一個例」一文，將此次會議記錄發表，發表之後，吳稚暉爲文斥汪逆「洩露國家機密」，但對於事實內容，並未否認，茲將會議記錄及吳文摘錄發表於下：

國防最高會議第五十四次常務委員會議

時間：二十六年十二月六日上午九時。

地點：漢口中央銀行。

出席：于右任，居正，孔祥熙，何應欽。列席：陳果夫，陳布雷，徐堪，徐謨，翁文灝，邵力子，陳立夫，董顯光。

主席：汪副主席，祕書長：張羣。祕書主任：曾仲鳴。

徐次長謨報告：「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於上月二十八號，接得德國政府訓令，來見孔院長，二十九號下午，又見王部長，據稱彼奉政府訓令云：德國駐日大使在東京曾與日本陸軍、外務兩大臣談話，探詢日本是否想結束現在局勢，並問日本政府如欲結束現在局勢，是在何種條件之下，方能結束。日本政府遂提出條件數項，囑德國轉達於中國當局。其條件爲（一）內蒙自治。（二）華北不駐兵區域須擴大，但華北行政權仍全部屬於中央；惟希望將來勿派仇日之人物爲華北之最高首領；現在能結束，便如此做法，若將來華北有新政權之成立，應任其存在，但截至今日止，日方尙無在華北設立新政權之意；至於目前正在談判中之鐵廠開發，仍繼續辦理。（三）上海停戰區域須擴大，至於如何擴大，日方未提及，但上海行政權仍舊。（四）對於排日問題；此問題希望照去年張羣部長與川越所表示之態度做去；詳細辦法係技術問題。（五）反共問題，日方希望對此問題有相當辦

法。（六）關稅改善問題。（七）中國政府要尊重外人在中國之權利云云。陶大使見孔院長王部長後，表示希望可以往見蔣委員長；遂即去電請示。蔣委員長立即覆請陶大使前往一談，本人（徐謨自稱——下同）乃於三十日陪陶大使同往南京。在船中與陶大使私人談話，陶大使謂：中國抵抗日本至今，已表示出抗戰精神，如今已到結束的時機。歐戰時，德國本有幾次好機會可以講和，但終自信自己力量，不肯講和；直至凡爾賽條約簽訂的時候，任人提出條件，德國本不能不接受。德大使又引希特勒意見，希望中國考慮；並謂在彼看，日之條件並不可苛。十二月二日抵京。

○.....○ 本人先見蔣委員長，蔣委員長對本人所述加以
蔣介石 考慮後，謂要與在京各高級將領一商，下午四時又
一次勳 去，在座者已有顧墨三，白健生，唐孟瀟，徐次辰
楠
○.....○ （即：顧祝同，白崇禧，唐生智，徐永昌——編者）
蔣委員長叫本人報告德大使來京的任務。本人報告後，各人就問有否旁的條件，有否限制我國的軍備？本人答稱：據德大使所說，只是現在所提出的條件，並無其他別的條件：如能答應，便可停戰。蔣委員長先問孟瀟的意見，唐未及答，又問健生有何意見？白講只是如此條件，那麼為何打仗？本人答：陶大使所提者只是此數項條件。蔣委員長又問次辰有何意見？徐答只是如此條件，可以答應；又問墨三，顧答可以答應，再問孟瀟，唐也稱贊同各人意見。蔣委員長遂表示：（一）德國之調停不應拒絕，並謂如此尙不算是亡國條件；（二）華北政權要保存。

「下午五時，德大使見蔣委員長，本人在旁担任翻譯。德大使對蔣委員長所說，與在漢口對孔院長王部長所說者相同，但加一句謂：「如現在不答應，戰爭再進行下去，將來之條件恐非如此。蔣委員長表示：對日不敢相信，日本對條約可撕破，說話可以不算數；但對德是好友，德如此出力調停，因為相信德國及感謝德國調停之好意，可以將各項條件作為談判之基礎及範圍；但尚有兩點須請德大使報告德國

政府：（一）關於我國與日談判中，德國要始終爲調停者，就是說，德國須任調人到底。（二）華北行政主權須維持到底。在此範圍內，可以將此條件作爲談判之基礎；惟日本不可自視爲戰勝國，以爲此條件乃是哀的美敦書。德大使乃問：可否加一句？蔣委員長說可以。德大使說：在談判中，中國政府宜採取忍讓態度。蔣委員長云：兩方是一樣的。蔣委員長又謂：在戰爭如此緊急中，無法調停，進行談判，希望德國向日本表示先行停戰。陶大使稱：蔣委員長所提兩點，可以代爲轉達，如德國願居中調停，而日本亦願意者。可以由希特勒元首提出中日兩方先行停戰。蔣委員長說：如日本自視爲戰勝國並先作宣傳，以爲中國已承認各項條件，則不能再談判下去。在歸途中，陶大使表示：以爲此次之談話有希望。在京時陶大使並對蔣委員長說：此項條件並非哀的美敦書。陶大使在船中即去電東京與柏林，但至今尚未有回覆，此後發展如何？尙不可知」。

附吳稚暉『對汪精衛「舉一個例」的進一解』（摘要）。

汪逆發表「舉一個例」公佈國防最高會議記錄後，不久吳稚暉發表『對汪精衛「舉一個例」的進一解』一文，其中稱：『汪氏斷斷於主和者不是他一人，就將國防最高會議記錄披露；這就是洩露外交軍事祕密，律有明刑，而且他就是當時會議的主席，利用其自守職務地位，以洩露祕密，處刑更嚴。汪氏此番自己已知道：「爲國家利害計，有嚴守祕密之必要。」現在幸虧他洩漏了祕密，把當時的談話，無異於他宣告他自己的罪狀。當時德大使調停的經過，和外交的祕密，到如今敵人尙不敢借此宣傳，即陶大使亦未便在外宣露一些……國人恨你的，並不高興批評你個人的主張，只是鄙棄你洩漏國家機密，求得敵人信任，破壞抗戰利益，滿足個人私慾的宣傳作用。……』

（三）『七七』至南京失守前後國民黨的投降論調摘要

南京失守以前，『汪精衛於十一月十二日，十八日先後發表了「尋求與國團結民衆」的文章與「我們怎樣持久」的演說，求出了「國際和平路線」的外交方針與「犧牲才能持久」的內政政策。』（解

放一卷二十六期）他的『只有犧牲的民族失敗論』，在同年七月二十九日他在南京廣播所謂『最後關頭裏』說得很清楚，他說：『因為我們是弱國，我們是弱國之民，我們所謂抵抗，無他內容，其內容只是犧牲，我們要使每一個人，每一塊地都成爲灰燼，不使敵人有一些得到手裏。』『質而言之，我們如不犧牲，抑就只有做傀儡了。』又八月三日在南京『大家要說老實話，大家要負責任』的廣播中，他又說：『中國宋末明末曾兩次亡國，其亡國之原因，最大最著的，在於不說老實話』。他解釋所謂老實話道：『和呢！是會吃虧的，就老實的承認吃虧，並且求於吃虧之後有所抵償。戰呢！是會打敗仗的，就老實的承認打敗仗，敗了再打，打了再敗，敗個不已，打個不已，終於打出一個由亡而存的局面來。』至於所謂『國際和平路線』的外交方針，那就是德意日路線的外交方針，他說：『三中全會宣言裏，有『循着國際和平之路線以前進』的一句話，這句話指示了我們今日的外交方針。』照汪精衛的解釋：『抗戰！是和平路線，九國公約提議調解也是和平路線，中蘇互不侵犯條約是和平路線，聯絡英美法是和平路線，而聯絡德意也是和平路線。』而國民黨機關刊物『民意』一卷四期發表三七年底谷正綱所寫『循着國際和平之路線以前進』一文亦稱：『「聯絡德意，也是和平路線」這也是毫無疑義的。中國單獨抗戰之際與同情中國譴責日本之各國加意聯絡。期待其更進一步對於中國予以援助，對日本予以制裁；同時對於和日本訂立協定（按：即反共協定）之德意。也加意聯絡，期待其能維持對中國向來之友誼……這在中國，實爲當然之事……』又，『民意』創刊號（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發表陶澐亞所寫『戰始能和，雖和必戰』一文與汪逆機關報中華日報三七年七月十九日社論所持之『戰中求和，和亦必戰』簡直是同調的再版。陶澐亞說：『目前我們的抗戰，雖然在猛烈的進行着，但是這種戰事，也不是永遠不變的，換句話說，我們一方面要和敵人拚命，一方面也不完全拒絕講和。只是必須客觀環境構成了和的條件，我們才能够停戰講和……』

(四) 南京失守後敵寇誘降，與重演「三國還遼」的故事以制止中日戰爭的建議

一九三八年

一月 十六日敵酋近衛發表『不以國民政府爲對手』的聲明，威逼與勸降並施。二十二日敵外相廣田繼稱：『日本對華並無領土野心，也不要華北脫離中國，日本希望中國認清現勢，重新合作。』（註：南京已於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失陷，三八年一月二十日駐日大使許世英始返國。）

× ×
日寇一
打一拉
× ×

五月 二十六日，宇垣一成任敵外相，取消了不承認『以國民政府爲對手』的宣言。

六月 十八日偽臨時政府與偽維持政府相繼成立後，發出勸蔣投降的通電。二十日文匯報社論提出了『一個建議』，由英、美、法、蘇等各國來舉行『和平』會議以制止中日戰爭，『重演俄、德、法三國要求日本返還遼東半島的故事』以『重造遠東均勢』，茲將該建議理由要點原文摘錄如下：

第一、無論從財政上軍事上去觀察，現階段的日本，已到了無力拒絕外國干涉中日戰爭的地步。……所以此時列強如能出來制止日本的侵略暴行，自必事半功倍，俄德法三國要求日本返還遼東半島的故事，是不難重演於今日的。第二、一九二二年華盛頓會議後的遠東均勢，是靠着英美的合力來維持的，一九三一年日本破壞了遠東均勢，並變本加厲侵略中國，目無國際條約，實由於英美對遠東問題的步調，未能趨於一致。現在如果要重造遠東局勢，更非依靠英美的合作不可。西特門說：『惟有英美的聯合艦隊向日本發言，才有權威，才能生效。』第三、英美法蘇諸國，如不於此時出來制止日本侵略暴行，使遠東早日恢復和平，那末遠東戰爭，不獨要延長下去，列強的在遠東利益，盡爲日本的魔掌一掃而去，而且遠東戰爭必有一天擴大爲世界大戰，成爲人類空前的浩劫。最後，我們並不希望英美法蘇成立軍事同盟，共同對付日本，因爲這不是一個單純的問題；同時也不希望英美法蘇諸國，出來作武裝干涉，强迫日本終止侵略暴行，因爲這也

不是容易辦到的事情；而我們所期望的，就是要求英美法蘇諸國，邀請全世界的愛好和平國家，召開世界和平大會，商討終止遠東戰爭的具體的辦法，而使遠東早日恢復和平與秩序。

（五）廣州武漢失守前後汪精衛通敵有據，最高當局不予處分

七月二十二日汪精衛公開在中外各報發表談話，表示中國願意接受和平調停。

○ ○
日寇提出
二次議和
條件
○ ○

八月 張高峯事變時，外傳日本向中國提出五條件。據五日香港通訊稱：『日蘇邊境糾紛日烈有成爲大規模戰爭可能時，中日和平空氣今日

（八月五日）又盛傳於香港，上午「孖刺西報」首傳日本向中國求和五條件，下午各晚報均刊載。五條件是：一、日本退出佔領區，但中國也不得駐兵；二，承認滿洲國；三，虹口，閘北。江灣，租給日本，定期九十九年；四，賠償此次戰爭損失；五，共同防共。』

十月二十一日，廣州淪陷。這時候，據聞軍事機關搜獲汪精衛通敵的證據（按：汪逆此時期同時對海通社路透社記者發表了『和平之門未閉』的談話）。二十五日，武漢失守。

十一月三日，緊接着武漢、廣州淪陷，敵政府再度發表聲明，宣稱：『國民政府如拋棄其目前的政策，更改其創造，前來參加「東亞新秩序」之建設時，不予以拒絕。』出旬，南嶽軍事會議中（按：該會議於二十五日開幕），有人提及搜獲汪精衛通敵證據事，但最高當局暗示，就是汪果有此事，也要讓其完全證實後才可處分。

（六）武漢失守後的『遠東慕尼黑』危險與所謂『恢復七七以前狀態』的主和論者

○ ○
日寇再拉
○ ○

十二月三日敵酋近衛宣稱：『中日衝突可有解決之望，只需蔣介石將軍向國民政府辭職，而參加行將成立之中國新中央政府』云云。（編者按：十二月

初敵少將軍主張改雙目標，停止反蔣，把目標縮小到『反共』，如蔣能『反共』，日本不僅不『反蔣』，且可『擁蔣』，『歡迎蔣返南京』。）五日，胡適大使奉蔣命在紐約律師俱樂部演講謂：『中國自贛州、漢口陷落後，曾向日本作非正式及間接之和議建議，但因日方所提條件，在中國萬難接受，故決繼續抗戰。』十八日，汪逆夫婦、汪既其侄及侍從一人暨陶希望，傅斯年等投敵離渝飛滇。二十一日，汪逆夫婦、曾仲鳴、周佛海、陶希聖、傅斯年等抵河內。（註）

近衛聲明
與『新
中國』三
原則

二十二日，近衛發表聲明提出調整日本與『新中國』關係之基本原則，（一）『滿洲國』與中國完全外交關係之成立，（二）中日反共公約之締結；（三）在『平等』地位上中日經濟合作，關於中日反共公約，日本要求在本約有效期間駐兵於各指定之地點。至於經濟合作，允許日本臣民在中國內地有居駐與營業之自由，尤其在華北與內蒙地域，其資源之利用與開發上，積極給日本以便利。二十四日，中央社華盛頓合衆電訊，指出武漢失陷後，日本亟盼和平，英國有勸中國議和可能，美國將支持英國之主張。按：武漢失守前自六月所謂『三國還遼』的建議起，一直到此時和以後，不僅敵寇誘降國內投降派求和，同時英美勸和，企圖實現『東方慕尼黑』的危機，仍有加無已。這時某些界名人，公開響應英美反動派的建議，『重開一太平洋會議，邀請蘇聯和德國參加』，『成立調解委員會』調解中日戰爭。）二十六日，蔣介石發表駁斥近衛聲明。二十九日，汪逆發表投敵豔電，贊同近衛聲明的『善隣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携』三原則。

陶百川主
張的議和
條件

三十一日，國民黨機關刊物『血路』四十四期，陶百川公開發表恢復『七七』以前狀態，放棄東四省爲條件的『議和』主張、稱『我們以爲日本如確有誠意與中國罷戰言和，應立即恢復蘆溝橋事變以前的狀態，即（一）日本應盡撤『七七』後佔領區域內的

陸海空軍，而由中國軍隊回師駐防；（二）日本應盡撤其南北大小的傀儡組織（讀者注意：作者此處南北大小傀儡組織，並不包括『七七』前冀察政務委員會，冀東偽權在內，滿洲偽政權更不必言），而由中國政府自由行使其職權。』

（註） 國民黨軍政要人隨汪逆先後投敵者，
●.....●
●國民黨● 根據不完全統計，共有中央委員二十人，其他黨政
●降官題●
●名錄● 軍要人二十四人：副總裁行政院長汪精衛（偽國府
●.....● 主席兼行政院長，軍委會委員長，中政會委員）、

中央委員宣傳部長周佛海（偽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中政會委員兼祕書長）、監委政院祕書長褚民誼（偽外交部長，中政委員）、中委陳公博（偽立法院長、上海市長，軍委會委員，中政委員）、中委內政部長次長陳羣（偽內政部長，中政委員）、監委陳璧君（偽中政委員）、候補中委繆斌（偽軍委會委員，中政委員，立法院副院長候補監委溥侗（偽國府委員），候補中委何世偵（偽中執委）、候補中委政院祕書長曾仲鳴（已死了的龐炳勳、吳開先、陶希聖（詳後），候補監委陳中孚（偽中監委）、監委恩克巴圖（偽中監委）候補中委張孚木（偽中委）、監委顧忠琛（偽中政委監察院副院長）、監委監察行副院長許崇智（不明）、候補中委李福林（不明）、法制專門委員會委員梅思平（偽中政委員、實業部長）、外交委員會委員馮良禮（偽中央監委，宣傳部政務次長）、外交委員會委員李聖五（偽中委，教育部長）、財政專門委員會委員陳君慧（偽中政委員，建設部長）、國府祕書軍委調統局第三處長丁默邨（偽中政委員，社會福利部長）、國府立法委員林柏生（偽中政委，宣傳部長）、陝西教育廳長周學昌（南京市市長）、鐵道部財務司長陳耀祖（偽廣東省長，四屆中政委）、鐵道部參事趙尊嶽（偽中政委，鐵道部次長）、天津市教育局長焦瑩（偽中政委，考選委員會委員長）、綏遠財廳廳長蘇體仁（前偽山西省長）曾連任陝、甘省主席劉郁芬（偽總參謀長，已死）、偽委會常委陳春圃（偽中政委，中組部部長）、武漢警備司令葉蓬

(偽陸軍部部長)、軍委會委員鮑文樾(偽中政委，參謀總長)、國府參事交通部航政司長蔡培(偽駐日大使)、上海特別市黨部祕書長蔡洪田(偽中委)、蘇州反省院院長劉雲(偽中監委)、駐蘇大使顧惠慶(不詳，庸報已公佈投敵)、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高宗武，(投敵後駐港，現不詳)、第二集團軍總指揮鄭大章(偽陸軍部次長，軍事參議院副院長)、陸軍中將駐日大使館武官薛叔萱(偽軍事參議院院長，軍委會委員)、調統室科長李士羣(偽中政委，江蘇省長，軍委調統部部長)。

二、從汪逆投敵到太平洋戰爭爆發

這一時期，國民黨抗戰高潮已經過去。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一部份，以汪精衛爲代表，已經從抗日陣營內分裂出去，投降了日寇。汪逆高呼反共，公開號召重慶國民黨投敵賣國。而重慶國民黨當局，表面打着抗戰旗幟，高呼『反汪』『反投降』，而暗地則亦照樣進行反共以準備投降；汪逆公開實行近衛三原則，蔣介石則表面駁斥了近衛聲明之後，事實上却逐步實行了近衛三原則。蔣介石一面高喊『反攻年』『勝利年』作幌子，一面暗中頒佈了『限制異黨活動辦法』、共黨問題處置辦法』、『對於處理異黨問題實施辦法』，淪陷區防範共黨活動辦法草案』等等，並由政治限共走到軍事磨擦。對共產黨，打、罵、捉、殺、鑽，五刑俱全！在大後方，則捕殺綁架共產黨員及進步青年之事時有所聞，平江慘案、確山慘案與成都特務機關製造的所謂搶米事件，尤其暴露了反動派的狰狞面目。在前線，則國民黨部隊抗戰日益消極，反共日益積極，向抗日最堅決的八路軍新四軍後面『收復失地』。張蔭梧、石友三之在河北，秦啓榮，沈鴻烈之在山東，朱懷冰之在山西，且與敵人聯絡，協同動作與陝甘寧邊區亦發生淳化、柘邑事變。隴東事變，周圍大軍雲集層層封鎖。一九四一年和，國民黨配合敵偽空襲擊我奉命開往江北的新四軍，發生皖南事變。自皖南事變以後，國民黨從此繼續不斷的在蘇北、在安徽、在皖南、湖北

、皖北、山東等地區進攻新四軍。對新華日報橫加壓迫，毆打報丁，撕毀報紙，社論一天一連幾篇送予審查均不准刊登。對大後方的共產黨組織則大批逮捕、暗殺，並廣泛推行所謂『自首運動』，以實現其『消滅』各地共產黨的方針。國民黨政治上日益倒退。這一時期重慶與敵偽的勾搭關係，一唱一和，都是以反共為中心。顯然可以看出，敵偽不斷以反共為日軍停止進攻，及變『反蔣』為『援蔣』的條件，而蔣介石實際上在遵命照辦反共事宜。

(一) 汪逆投敵後，重慶國民黨禁止擴大反汪與遠東慕尼黑危機的發展

一九三九年

一月四日 敵近衛內閣辭職，五日，平沼內閣成立。

十四日，國民黨刊物血路四十五期陶百川公開發表禁止擴大反汪運動的怪論稱：『某些人且乘機擴大反汪運動，來打擊中國國民黨的一部份最忠實最勇敢的同志。……某些

人的陰謀，已經中央發覺和禁止了。』

日寇三拉

十七日，平沼發表演說稱：『……國民政府方面若有巨大人士，要與帝國合作而成為更生新中國之基石，則將歡迎之，共同從事「東亞新秩序」之

建設……』。出旬，蔣介石在國民黨五中全會說明抗戰到底為恢復蘆溝橋事變以前狀態。

蔣介石二次勳搖

二月 九日，路透社重慶電稱：中國官員昨對路透社記者發表談話稱：『……中日問題將由列強以壓力加諸中日兩國解決之，並建議「維持中國領土之完整，中國尊重在華之日本條約權利」，並說，

「討共問題，將成為一爭點，此一錯綜事件，至今未獲妥善之解決方法」。』（註：十一日上海導報社論對『中國官員談話』評稱：『今天中國之所以繼續抗戰，而不能造成遠東慕尼黑前途，完全是為了「討共問題」無法解決。如其沒有共產黨，中國早可接受日本的條件而「媾和」了！』十六日，導報社論續稱：『本月九日路透社重慶電所

述「中國官員」的談話，我們會於十一日社論中指出說這類話的人是「汪精衛的替身」『汪精衛的鬼魂附在那幾位所謂「官員」的身上作祟。』果然，日本及漢奸拿了這段消息，興高彩烈的說中國政府要和日本政府講和了，汪精衛的囑囑更欣然相告說：『汪先生的建議事實已爲政府所接受，不過汪先生認爲不妨直接談判，而在重慶官員則主張在國際會議中談判而已。』）十日，敵人以侵入海南島以答覆英法強硬的照會。（編者按，一九〇七年三月法政府與中國政府交換公文，聲明中國不以海南島任何部份割讓第三國。同年法日政府在巴黎簽訂條約，雙方互允尊重中國之獨立與完整，……此次日寇悍然不顧英法的諒解而侵入海南島，據十三，十四兩日導報社論，認爲『日本政府識透了張伯倫達拉第的忍受屈辱的本質，雖然英法都對日本提出了強硬的照會，但用強硬的行動來答覆，它們一定會軟下去的，在歐洲對西班牙問題如此，在遠東對中國問題也可以在侵略者的暴力壓迫下犧牲中國。』『日閥雖口頭聲明絕不參加解決中日問題的國際會議，然關於這種會議的接洽，確實在暗地進行，日本之迄今未答覆英法的照會，主要原因即在此。因此，日軍在此時之進攻海南島，自更含有在將來可能的國際會議造成既存事實的作用。……路透社九日重慶電所傳『中國官員』告知影社記者『遠東國際會議』『斡旋』中日戰爭之說，從這消息裏可以看出兩個意義；第一，中日的『官員』中，還藏有汪精衛的替身，第二，國際的慕尼黑投降主義者，確實還在積極設法在遠東再造一個慕尼黑協定』。）二十日，高宗武卿汪命至東京與平沼接洽『汪平沼協定』內容。

（二）汪平沼協定以後，重慶報紙批評當局姑息養奸

四月一日，汪逆所寫『舉一個例』在南華日報發表，公佈國防最高會議第五十四次常務委員會記錄中徐次長關於德大使見蔣調停和議的報告（見前）並謂『中央心裏想和，而口裏不敢言和，彼則心口如一，乃爲國家民族着想。』

汪平沼
協定內
容

五日，大公報及路透社重慶電訊揭露汪平沼協定內容，大意是勸日寇速趁中央整軍未就緒前猛力進攻，至遲須於五六月間攻佔西安以截斷中蘇交通，攻佔南寧以截斷安南廣西交通；攻佔南昌長沙，截斷贛湘路；進攻襄樊宜昌，以控制湖南四川咽喉。他認為爲顛覆國民政府計，由襄陽至漢中之綫，及由南昌、常鎮經貴陽入川之綫，敵須用重兵以實行步兵突破。

汪逆對
蔣一打

他說，在敵軍達成上項任務後，自任策動倒蔣反共戰爭，有發動二十師以上兵力之把握，爲達到上述兩項任務，日本應每月給汪活動費三百萬元。高宗武攜此條件至東京，與平沼屢次接洽，敵已先後兩次付款各二百萬元，並議定汪出任傀儡之先決條件九項。大公報同日社論並謂：『汪逆豔電，黨中央只予除籍撤職的處分，並未發動國法，（按：汪逆於二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出走，二十九日發出豔電、二十九年元旦只予以除籍撤職處分，以後直至同年八月六日因國內民衆團體海外僑胞紛紛請懲汪，國府始明令通緝。）對於附和之人亦未查究，以致任令彼等逍遙法外，繼續進行其大陰謀，實爲「姑息養奸」，過於優容。』

卡爾勸和

此外，四月間英大使卡爾曾由滬到渝。當時輿論均謂與勸中國當局與日寇議和有關。

（三）反共磨擦聲中國民黨反動派的「曲綫救國」論

國民黨反動派在進行反共磨擦當中，經常與敵人取得聯系，實行所謂「走曲綫」辦法、而在此時期應以張蔭梧作代表。

張蔭梧親手主持的聯敵反共的磨擦事件，較大者有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六日的再野事件，其時冀中激戰方烈，張密電所部對博野軍區司令呂正操部進襲，後又在安國龐各莊活埋共產黨員宋振恆，何焜山，張振安，何福林等。此後不久於二九年四月又越過滹沱河向冀中的八路軍進攻，同年六月二十一日並演深縣慘案此外，張蔭梧在二八年四月還祕密制定了所謂「對偽抗日軍（指八路軍）之策略方案」，配